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四十一

雜傳

藥佑小傳 劉日升

戊子歲六月七日安福忽山水暴溢居人漂溺死無算
余家逼近安福至日晡洪流奔放余有小樓溯江里人
僦居市易有族人漢七獨以藥佑佑之子弱冠是日自
家詣父所水突至不得避諸與同佑者相持哭訣七抱

子痛甚曰予故無所之誰令而趨死耶有頃樓覆七漂
流里許忽若有腐草浮湛波門七依之似可附俄有木
橫江來七攀木從所之俄七足間若有物稍之伸縮就
之即其子也盡力勾引同攀木因水暴夜行沿河大呼
無一援舟自日是至詰旦出沒迅濤百二十里入激浪
橋遇小舟獲救父子力疾彊則月之九日鄉人皆駭為
鬼物矣余聞異焉曰予第知七佑不偽里人無少長往
市藥必令鮮潔可愈疾謹愿有此宜不死然不謂獲福
之奇也既問之七遇難前旬日有人挾數金過七所遺

之去七拾取不以示同佑者逾三日其人狼狽哭求七
歸之一無所取同佑者一人且笑且罵七不得已令其人畧
市酒肉同飲食去比及于難七父子再生胥溺者五人
四人猶得骸骨獨笑罵者並骸骨無獲嗟乎天道
之不遠類如斯已亡何七仍以藥佑他所忽出行江間
見一人漂溺亟取蒿援之其人得不死探衣裾中得金
少許為謝七力拒曰予日者幸無葬魚腹今忍受而餽
耶由前言之鬼神不負人由後言之人亦不負鬼神若
七者度幾可以勸也哉

東靈公傳 翁萬達

東靈公一日坐虛堂午靜聞剝啄聲啟視之有客偉如
揖之進探其有所訊也叩之客默再叩之客默三叩
之始言曰余聞人也世家海之南嶠西邱有貴士行吾
惑焉東靈公曰余聞如何客曰西邱士少也貧偕其兄
效登瀛鄉人愛之後游江浙間學士親之道遂以孝名
海內鄉人駭之余獨信其有得也一旦其親病願謂鄰
之子曰相而之股肥鄰之子曰無庸肉之餘也士翼言
曰噫是何謂耶吾聞股可以食人今吾親病且劇必欲

愈庶幾有傳請借而之股以克如何鄰之子難之士曰
而好善乎吾苟可以成孝名而何愛一股鄰之子曰股
之割無愛也痛曷勝哉士曰君子成人之美是之謂得
其本心不忍其膚之痛則本心安在以彼易此而奚擇
鄰之子聽之疑退而語其友友怒導之使反之曰而欲
行而孝而有股盍割諸何求于我士曰予股瘡而股即
予股予親即而親之身而不得而私也予聞至德不有已
大道不絕人求而弗與仁者弗為也宜熟圖之鄰之子
聽之疑退以語其友友益怒導之使反之曰而利借予

肥是也予親使不幸而有疾則將使誰割乎天下理一而分殊予不能為己甚也且君子不以非礼養其親割他人之股以食之非礼也而奚過而固則請以而之股易予股痛惟均食惟均士艱然曰予割人股多矣未有禦也而好辯乎吾將理之鄰之子恐其友亦恐而士且撫親之腹以俟東靈公曰先生且休矣今之士多類此也客再拜而退

痛若先生傳

王格

先生漢左之餘民也始蓋嘗仕至簽察矣後以罪廢先

生性蒙鄙不識尊生之理兼稟孱弱壯即瘠癯類老人生平抱肝脾之疾不能多食稍多輒彭亨噉日夜不肯已年三十五病大進家人憐之為求方餌及它吐納食氣之術多所句致居歲餘良間先生以為是適然耳不足深慮即出與人間事擾之者踰十年而病又作遂更治之畧如昔愈之期亦同先生益易之御塵缺不少省嗇至五十九先生老矣有以文學事干先生者先生素不能然心好其名不欲謝遽閉戶擇筆硯數月而訖事以示人人弗謂工然先生自是蓋疲癯也遂又病病五

年先生年六十三矣而竟痼無瘳初先生病也坐一室
惡聞人聲人有造先生者語刺之壯以近先生先生默
然而已夜多無寐即寐亦不能甘夢中多迂怪事獨處
未嘗輟呻吟慘色被面常對左右自言狀殊頻複厭聽
其子見其然大懼于是行療治視前二度更力下及卜
算禱祠不絕于門然卒無驗勢既窘則為辦衾襲禭器
請凶具卒卒可畏計先生之活似不能朝夕者雖先生
亦自以為然也朋舊間聞之日偵音耗慰而餽之者頗
屬于道然先生則未_即死遲迴歲月以至于其久如此

于是人稍疑焉懼而療而偵且慰者悉漸少于常時蓋
自憎先生者其心固不可測愛先生者或以先生為可
起笑而不知先生實困篤視初病無少損未必其究竟
也先生無以自明固自號痼居先生以諭其家之衆而
定其意也嗚呼先生有七尺之軀而不能自愛以至于
此昔揚子雲造小賦至病氣一年能與否雖不可並語
其類于一也此先生之所知而顧蹈之何歟語有之
曰三折肱為良醫夫股之于人幾也而折焉以至于三
雖為良醫弗願矣先生之折蓋有不知于肱者而所遭

適與之符而又未能為良醫其將安所底止邪吁可哀
已嘉靖甲子歲旦先生自撰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為奉御侍慈壽
皇太后于仁壽宮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
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
得久內廷出為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
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內佐之
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

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
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
好直諫王積勿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于是承
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
有痿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
曰宮人某氏欲聞于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郎具所生母姓名及
產媪狀閹長史乃得奏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曰
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
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于是盡捕承奉諸用

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脇承奉承奉終不為
動王乃召承奉繆為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為病耶事成
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為他人忠承奉伏地
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願此事涉欺罔
法例甚嚴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
老奴死不敢奉命王繆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
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柰何慙
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為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為
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

自經絕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
國人悲焉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
語及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
事猶能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天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所隸亦莫
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為利回不為
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今久內庭筦樞密如近
時興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
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

高內翰傳 陶望齡

有明中書舍人錢塘高公疾既侵自力書爵里族系子孫姻連為銘墓文臨草召其孫嗣文授之曰吾醜夫世之諛死而誑生者毋他請也逮葬嗣文復詣子屬為公傳語且泣曰吾惧夫墜先命而哀夫數世而降為子孫不聞其祖德者刻石以從治命徵子之惠傳諸世本而已余聞而兩賢之為作高內翰傳內翰諱某字原靜隆萬間名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端公子也母鍾夫人少而安雅在傳不勤讀書常端坐默識

言動無妄十歲侍其大父母疾于武林皇恐誠惻夜輒露禱請代人偵知咸嗟異之及處喪號踊如巨人年二十四蔭為國子生以溫恭挹損動有家法稱縉紳間譽問藹然及文端公躋揆席猶務引形跡過自韜隱家居閉門杜足諸監守大吏慕交之弗屑也文端卒于官奔往奉喪以歸茹草枕塊者三年滿服授中書舍人性恬怡不樂榮進又念母夫人居秩纔初考即移疾歸復從閭中上書得終養竟母喪猶稱疾不起久之始還其職前後三入署輒用久次縮其署符每頒賚文軸盡屏

諸司贊金弗受而汰還其故敗者斤々如也積資三十餘歲後進多橫金輻朱而公以食俸少終老七品萬歷乙巳皇孫生奉使布恩詔燕魏間疾動趨歸_而卒公素靜泊寡嗜慾一子自瀛早卒而嗣文始孩交游僉以佶續為言鍾太夫人及配馬孺人咸敦勉之于是公始有姬侍及文莊生子召其妾謂之曰吾曩者重違太夫人之意以置爾今太夫人捐養孫復有子矣且吾又老病爾其行乎為裝而遣之獨善飲酒每良日孤往放舟西湖中舉尊獨笑人問之曰先生誰為賓主耶公曰主我則

山水為賓壺觴俎豆為儔侶賓我則山水為主魚禽卉木為供張顧不足耶客或為談內典對曰一心不乱他復何求其疾也謝遣醫藥宵然委順而化焉年六十有四予惟古之誌墓者以示地下詔當來故延陵之題類旌靈公之記類識而已至繆襲所以慎終盧承慶所以誠後官闕姓名之外無溢文焉後之作者若退之介甫諸公其揆著多矣知交親暱之詞類可見也或志儉于十行銘分于半偈詞約義章實存跡永故足貴耳夫言當其人一言而足也人當其言一言而足也稱顏之

仁不必兼孝于曾閔高賜之辯不必備文于游夏而今
欲總該衆瑜雷同一槩人無善惡以具美為稱文無巧
拙以累牘為富嗚呼陋矣哉此達士之恥也昔者陶靖
節陸天隨皆自傳王無功白樂天皆自誌墓語出諸懷
抱韻標于古今其意足稱焉江淹之自序也劉炫之自
贊也俱他文之未工忘已說之多醜異于四子者之撰
矣然未有質言無餘者內翰之志之善者也其可師也與

與朱山人傳 郝敬

朱山人名衡字平甫家世里中舊族也山人生而魁梧

有膂力警悟過人父朝賓貧困泮泮統以自食山人年
十五父教之泮泮統則避去謁里塾師受讀父絕其餉
乏脩脯乃遠遊之大梁適齊魯久客京師籍甚諸貴人
長者間十年莊嶽遂無所不領畧多狹竒方醫術能詩
能畫能琴能射挽五石王弼如牽絲巧貫蝨也是時李
賊反于寧夏倭奴擾于東藩山人拊臂嘆曰士不能為
隋陸當忍意作絳灌何至守刀筆泣窮途乎手不釋孫
吳百將七畧八陣諸書于韜鈴無所不精洽重趼擔簦
走薊門度遼海轉入大同寧夏榆林九邊要害涉歷頗

遍彈鍊無門而蒯緱行欲斷矣自知教竒還里賃居如
甌篋與屠狗賣醬者為鄰有詩云借居編戶小如拳半
掩琴書半坐眠不是啟期能自解那將三樂向人傳比
值歲儉半菽不飽有詩云老去難禁韋布寒愁懷未遣
一時安而今始信凶年穀細數瓊瑤并日餐邑侯王南
垣公雅重之山人義不枉以詩謝有犬卧山村月牛忙
穀雨田逢人問子羽未敢至堂前之句南垣公時時損
庖廩周之晚益貧罄無子遣懷詩云疎竹藏風雨寒花
護槿籬王陵尚有母伯道已無兒所著有紫袖道人吟

卷皆激楚之音也余初棄官歸聞山人名籍甚闕面造
焉驩如舊識余時為園西郊外與山人日携手往來泉
石間夜或共被旬日一別別一二復聚言笑晏々至忘
尔汝園工小就余謝客著書門跡如掃獨山人月一至
省試余所為驩然相勸勉也門外有事不知則山人來
一起余門內有事不達則山人去為余謝過仲尼嘗言
自吾有由惡言不至于耳余年來潛心經籍得以從容
卒業離群索居而不見愠于鄉黨者良朋之助也死生
契闊于今三年念我共人涕零如雨昔歲遼左西川交

起倉卒當事者募財官謀士余勸山人駕山人曰少不
如人老何能為年過六十家無血脩萬里裹草誰為輿
尸忿悁鬱鬱不得志遂抱中憑之疾朝夕不能搯一米
而軀幹猶偉談笑昂藏如常一日舉所蓄怪石一枚貽
余曰平生一片心惟石丈知我盡檢書研琴劍賣以為
棺有田數畝分給從子麟振婿甘應澤以其老妻託二
子遂絕粒不食七日而卒容色莞尔如生舍者異之時
天啟壬戌九月二十日也先是余有內艱山人扶病來
哭越十有五日山人訃聞余哭之苫塊間不得往視殯比

葬扶杖送之門外又不得執紼及坎抱此長恨如何可
言嗚呼平甫士生于亂世立名易于平世立名難求知
已于豐盛時易于蕭索時難世亂雖微節可表世平即
多才何用豐盛雖他人易合蕭索即親戚亦踈才如山
人而竟老死飢寒沒二牖下所遇之時然也余罷官幽
栖茅衡晝掩二十年蓬逕羅雀獨山人一榻孤懸豈余
能知山人山人知余耳昔虞仲翔見放自恨生無可與
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惜
哉余有一人知己而先余死更求一似山人者則空谷

之足音矣荒庭寂寞舊雨來稀憔悴衰老生無密友死誰為弔客我其已矣忽今五月八日夜夢山人向余呼石工斃而悟山人臨死贈我石意在斯乎久欲為山人勒碑以諒陰廢業而山人入夢要我如生平可謂投分寄石友者矣昔蔡中郎常為人碑文獨郭有道為無愧余才謝中郎何足以傳山人願山人知余生平不為人作傳為人作傳者獨山人一人而已矣時天啟四年歲在甲子仲夏同邑友人郝敬撰

雲浦陳先生傳 廟憲成

雲浦陳先生者無錫之宅仁里人也名忠言更名以忠字貞甫先生生而恢竒多智弱冠補邑諸生居數年去為太學生太學生之四年舉明經又四年釋褐知寧鄉縣已稍遷知寧州無何用事貶知寶雞縣居一年復徙知光州所在有教跡天下知其非庸人也先生好讀書能古文辭又好孫吳家言徧通其指少暇輒習騎射以為即一日得備當世緩急不虛耳先生有大度于天下無所不可簡而近人其好善天性也其有當于意即王公大人津、誦說之終不以為嫌即在下輩惟恐其不

明文海 卷四十二
得亟聞于人即其人故所習恨知之晚即不習欣然遇之也當余結髮而習句讀最微鮮耳先生願教見賞異之已數謂余弟若當不減而兄也先生亦數對客稱其子耕似已或曰殆其勝之客笑謂固有父譽子者乎先生亦笑也而曰自我有之何不可者我乃父子自為知己也松陵王山人承甫著轍詩于酒往來燕趙間欲以陰求天下長者而是時先生適游太學遇諸姜江王太史座上心異之徐引與語大悅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足下者因從之游不去其大司城亦內竒先生為寬

諸約束益得自愉快時時相對說劍為豪飲酒酣仰天鳴々意氣淋漓慷慨無賴間衣敝衣行市中數問市人荆鄉高漸離安在市人不省何語以為怪呵之先生愈喜同舍生齊人王明經榮中誣于法應得戍衆寃之莫敢發言先生遽入白諸大司成壯而許之王得落為諸生未幾復舉于其鄉矣先生以是益籍々公卿間矣而顧愠謂王山人乘人之急而食其名吾不忍為也亞相慈溪袁公生貴甚意薄小一世而會從其客張戶候所見先生文才之特欲知先生則以私于大司成謂此貴

人必無往先生曰固也雖然不可以貴人而賤吾等耳
遠往表公一見遽命酒如生平歡坐語移日先生侃侃
益發舒絕不以儒生故有所貶損而表公之下之益甚
左右皆驚竊言渠何為者妄人耳乃敢與我主人翁
鈞聞者賢表公而重先生久之客益日進先生曰是徒
為名高者非能解我也意頗厭之遂與山人次第歸歸
而為園于居之偏築室數椽旁樹竹萬竿日夜讀書其
中謂山人而今而后庶幾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老矣
山人張目不答先生知其指稍試為吏遂又裛然稱名

吏也而第其為人廓落人視之表裏立見亦立盡不能
陰陽與俱又其才雄形不為人下易傾也又終其身不
能博一第既晚而后仕少年耳目狹尋常畜之以故無
由越州縣以顯而世亦無由盡先生之用余嘗從容言
其意先生默然良久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始余為寧
鄉以湖北暴胥故惡于分巡度旦夕廢耳願余投劾乞
歸者三不得也直指且過寧勞予余請曰明公必不去
某者其盡縛諸暴胥以謝寧士民直指許之其后竟以
最遷及其為寧州州最苦盧源賊莫能誰何余先后計

下其渠魁數人俘五十人破散其黨數十百人州賴以完中丞擬特疏薦余矣俄而流賊二十四人道寧且竄去御史者不知何聞賊中寧也上疏論余而屏其功不錄竟以罪貶功名之際聖哲不能定而何以為言乎子休矣先生又善邑人胡御史通州顧少叅湖州范太史其人皆倜儻自喜瑕瑜不掩非闖然媚世求免非刺者也其善武進謝令嘗忤一御史坐論賓客故人相引而急傲先生獨迎而舍之為供具甚設又為資募辦客百方居間事得已其居田善余先府君日者善京山李大

叅及高邑趙計部始計部為汝南司理先生其屬吏也而獨偉視先生即往謁司理輒止飲輒醉有時誤為尔汝先覓之前為謝司理笑曰其固以余為非夫乎後遂不謝及先生沒計部過余為涕泣而言先生也退而相與換次其行事余往聞里中父老言先生故嘉定人其先有道真者與僧道衍善嘗遺詩諷之隱不報乃稍自匿一日挈其妻子而來因家焉子孫皆貴以修約為名惟先生之父石村翁亦然至于先生亦如此顧憲成曰余故與先生同里里于邑為東偏其人木強

明文海 卷四百一
少智畧于是乎有先生見為易豪耳及余長而從三吳
長者游其慕說先生甚于其里已客燕從四方長者游
其慕說先生又甚于其邑也乃今慕說先生者又甚于
其在時矣余于是而知先生之不易盡也方以其淹于
州縣之間以死為恨嗟乎誠以其淹于州縣之間以死
為恨夫何足以窺先生哉

林季公傳 葉向高

先大父之女第四其季適同邑林鏡水公有三子伯質
卿仲昆卿季乃丙卿伯忍而強齟齬仲仲謹避不敢與

抗季念均吾兄也而弱者魚肉不能平稍左右仲伯遂
舍仲而嚙季家故饒至分異仲季乃不能具薪爨季稱
貸營十一利資釜復為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興
至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贏則益自發舒好游
狹斜遇當意揮擲不少靳姬劉者有教曲中貴游爭慕
之一見季歡甚托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
世欲得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季能為人
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托季也季既得劉不復問賈事
族子上舍生某破產落鬼又負人金多季念之甚悉籍

其筭鑰名而付之曰而謹視出入吾從酒人遊耳某遂
悉季橐償負金他日季歸視其橐無有也且復有他負
皆坐季之困甚則語劉吾旦暮溝中若當歸平康母相
隨俱斃耳劉涕泣既許君矣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為也
季大喜知乃若是吾何憂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
更歲復餘稍稍給待族子如初復代為入貨授郡幕復數
年季廢賈再貧乃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不能歸徙
家他所季日夜走三百里抵其居相慰藉幕意季且徵
負季曰吾寔以貧來乃今知若貧甚我也復何言因出

券還之幕不受季曰吾留此無傷他日不可知吾兒且
徵之若兒是種禍也捫袖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之內
媿不自容季竟徒手歸而生平所善孝廉林某者復坐
事敗負季且千金其子走闕下欲上書暴父寃狀顧囊
中無一錢諸故與孝廉驩者皆自引匿旁皇四顧無所
托足季獨憐念吾故人子可令飄泊長安市哉延至家衣
食之為徧請諸貴人事雖不白而人以是重季之先後
所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三坐是益困客吳
楚閩粵間道聞劉死慟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哭刻玉為

主提携不少休為長短句題其背曰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遠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魂與香魄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廬家燕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少年輩朝季是章臺枯柳何鍾情若是季不恤也輦劉母供養謹于劉在日世以劉為知人得所托伯既逐季產亦隨盡後竟坐殺人死獄中季大傷遂挈家自燕歸撫其孤姪或謂季胡忘伯之虐哉季曰吾手足也能忍諸仲聞季且歸則大喜遣其子迎季于燕余送

之都門曰嗟乎季也乃今有天倫之樂矣季愴然曰吾乃不及伯之存也在原之謂何季雖踈蕩自喜而大義皎然多此類行至武林念所善漢陽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故從同官宛陵沈公樵李馮公所識季三公交為季延譽其游如布衣歡季至漢陽太史留飲十日復之粵西其從兄婿薛雲綬為藩幕強留不能得僦舟東下行再舍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為舟人陳亞三等所害沉其屍于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劫為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筭行旅苦之莫誰何吾友

蒼梧司理林君廉得其主名捕治之搜其橐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為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豈丙卿西遊若殺而有之乎亞三情得咋舌死窮索餘党盡伏辜粵人快之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痊其骨獨季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炎暑經再浹旬矣觀者駭異粵當道咸哀憐季且以季非緣玉主則空葬魚腹耳誰腹知者此劉之報季于冥之也相嘆息以為奇劉母聞季死長號而絕生平識季面者談及無不隕涕季早年行賈罕讀書而長篇短牘雅俗

並陳燦然可觀劉死時換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絕所交歡多名公貴人然無所請謝曰吾不受貴人憐也值困時家或不能舉火行歌自若終不向人言貧其意氣如此論曰始余與季約百歲後吾為公傳季謙讓吾何稱于世而足傳乎季既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余惟季之行訾者以為蕩譽者以為俠要以傾身慕義無間盛衰斯為奇耳劉不負季于厄卒殄其讎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之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何如哉末俗庸庸而下流

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感焉

安塞王傳 沈一貫

安塞郡王秩炅慶靖王季子而高皇帝諸孫也母夫人位氏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母夫人嚴誨之曰孤子非自強無覲成矣王發憤下帷如儒者性通敏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封明年冊妃出閣府庫隘得請改城西又自引流種樹為延賓滄洲綠野蘆隱拱翠守愚容膝等軒皆親顏而詠記之姿表魁梧風度俊逸美髭髯目光如電善古人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質

難辨惑移日不倦益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捐金購之繡梓與遠近學者共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游然自奉清儉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天無嗣成化癸巳年四十七薨葬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州野客又稱樗齋所著隨筆二十卷有氣槩標格究心二氏而長于禪薨之後其內侍李璟魯明梓之初山陽瞿佑嘗作修文舍人傳言震澤人夏顏字希賢者博學多聞而命薄至正初客死潤州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

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鄰豎攘竊鳥鼠齧毀十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玄志等書鏤行于書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為修文云王感其言以冠集首又嘗作倦游對猫喻叙當時藩網稍密之意倦游對云余近歲益倦游惟一室圖籍客曰今聖明在位德敷惠施孽胡絕迹邊鄙載寧時值長夏百物咸暢盍出近郭以適一日不愈于汨沒簡編若陳年之蠹耶對曰非尔所知也蓋游有二有王公大人之遊有逸人畸士之遊斯二者皆非予之所得為余欲

為王公大人遊乎則必使虎賁健兒什百為率騎乘如雲充塞道途陸取熊羆水捕鯨鯢凡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後快耳而藩國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則涉不敬啟嫌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時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馬往復蕭然以觀望校曾不若一郡縣吏不知樂乎不樂乎使余欲為逸人畸士遊乎則必跨謫仙之驢泛子猷之舟幅衣野服從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載瓢斝酒豫炙一鷄果蔬脯醢惟事真率隨所至山旁水涘芘長松藉茂草脫巾露頂出食寘

前杯行無美劇談長嘯然後快耳而身隸國姓名號王
爵豈可舍衮衣綉斧之稱為放浪不羈之適以是而欲
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靚服飾謹容儀左右視而後出
以自得校曾不若一畝畝民不知樂乎不樂乎夏在河
外近寇巢縱一歲間卑辭降志取氣人間亦驚悸念慮
計時往返矧宰物者以親藩藉口往往速禍惟宜埋光
剝采杜門抱拙安能招唇吻罷智慮罹罟罟陷阱哉雖
時和歲豐草木皆春而黃楊厄閏吾屬之謂不知世變
不識時忌冥行妄蹈自貽伊戚是痴物也客笑曰吾始

謂君樂名教之樂乃知非得已也其猫喻云樗齋所豢
猫生數子當在幼也瞬息不他温存倍至猶人之愛其
子也温必餽之泥滓餽之矢溺餽之响响然惟恐其不
衆且大也稍長跋跋追逐或分其食或撓其宿久而浸
不堪于是嗔哮之聲日厲又長得食辟之寢處辟之不
翅若仇悲哉競利則至親分首不相識利之移人若是
乎客曰君不聞漢有天下懲秦孤立分王子姓犬牙相
制始也恨不際天海皆劉民歷世久遠嫌疑一興諸王
往往不得其死當尔之時又恨不盡之之為快以是推

之可嘆多矣彼么膺何足齒哉
 史官曰夫天子制衡幅以齊海內不以利器假人域外
 之議容久試乎是故君子引禮以自制焉觀安塞王所
 著不能無介斯以是豪懷之難遣矣王著述多雖不甚
 馴雅而才情閎肆非當年博士語然世之人未有知也
 余得于長安市中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四十二

雜傳

宋石塘林氏世傳 郭萬程

郭萬程曰吾縣宋世家石塘之林與北里之劉俱世臣
 殉國難元目為叛幾無噍類史訛且闕志失其故久矣
 苗裔亦諱余甚痛之幸具忠義集而紀年弗核乃為釐
 次以論其世林實多賢雖女德足稱焉故劉以連姻顯

而志軼過半矣乃庚為之傳以表所自者遠哉福清縣東里許石塘林氏居焉其先固始人唐著作平遷此或云其後荷為潮州刺史至宋伯材去平五世矣三舉進士不第子格娶于陳生子迪夢祖瑩題柱云山道養靈窠遇酉生珠玉熙寧元年己酉而適生六年格始以諸科特奏名為建州司理試將作監簿後贈通議大夫迪字行中元祐六年進士為福州教授知餘姚縣適字述中未冠國子監第一人元符三年進士科甲第四人浮湛十餘年丁母憂廬墓甘露再降宣和間知南建州每

言刑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罪疑惟輕而治尚清簡又舉范忠宣言私事胆小公事胆大為訓靖康元年福州兵害其帥擁衆數千遁出南劍適遣司錄謝如意諭以禍福乃縛巨魁二十餘人斬之建炎元年偽楚張邦昌伏誅削其元符甲科名籍陞適為第三人每舉一王彥章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而稱其為忠義第一時詔錄熙寧元祐忠謹後適以縣故進流民圖鄭俠聞因追贈官其孫二年上言苗劉逆事在西掖不失義自起居郎特進中書舍人三年以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福州兼福建

明文海
卷四十一
路安撫使初嘗提舉常平至是尤為鄉邦盛事焉次年
奉祠歸里中為立畫錦坊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終龍
圖閣學士開國子贈少師金紫光祿大夫葬裏橋嶺有
妙峯集四十卷子埏字仲成蚤失父兄困廬蕭然刻意
自勵事生母劉恭人謹及篤撫孤姪以遺恩授監稅為
漳浦縣丞因母老乞祠歷福建提舉司幹辦常守職爭
是非不以小官有所屈知潮陽縣州符造戰艦而不給
一錢埏條不便守怒譙讓遂藏符束擔欲去會詔寢其
事又樽節贏財代民兩年丁鹽錢提領戶部犒賞所長

官飲酒本為美以獻埏力止之陞對請罷提領以諸庫
隸諸郡知沅州治蠻徭以息信而守備不廢民夷晏然
秩滿諸臺上治行方中年而力求祠歸蓋淳熙十一年
三子同第進士矣縣令江濤詩以紀之曰千里朱旛迎
五馬一門黃榜占三人以立椿桂坊以表其盛先是適
姪居海口者資深第進士資熙亦大發科至是闕閱日
盛而其恬約如故享祠祿者兩任八年矣病革猶曰平
生無它憾獨掛冠不早爾其倦仕進如此積階奉直大
夫爵開國男卒年六十九葬大湖山之原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子四碩人卓氏出惟李琮以蔭知海豐縣同第者環瑒琢皆嚴而有成多碩人之教焉環字景宋知靖安縣疾比屋禱祠卒行路相吊歸罷市祖送同僚遣子護喪盖廉仁而得者也瑒字景溫為江山主簿奉州視委輸餉以贏錢五萬不受遷仙游丞教授沅州下屬撰錫宴樂語以非祝君父辭歷陽朔萍鄉命下萍鄉發常平粟由澧陵入湘江以餉襄師瑒爭曰邑僅錢流可通中間陂堰百餘當此旱乾而奪粟毀堰則本實先撥矣即臺以聞詔免津發和糴令下萍鄉當萬四千石瑒以

邑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不給倘有之不可致即為鐫額復命糴三千石聽留于縣又奏記倉臺今之常平或數十年不做鑰矣豈復有粟哉請令州縣各實占數歲豁一分為耗所積不過三分所豁至三分止使者陳貴誼因奏行于諸州鄭性之為守察而異之矣遷通判靜江府知容州前抑民市鹽加正耗外米者悉釐革之年餘乞祠端平啟元性之簽樞密荐瑒以為軍器監簿或言其不可致除知寶慶府辭至再除直秘閣予祠淳祐改元年八十矣侍郎李韶言瑒高年清節

進直煥章閣予祠、九十任苦貧自若其時出者或竟老死及多貶議惟瓌歸然無異論卒年九十前歲預言其期將革謂身安也去則歸真矣請其說者告以塞天地之間通晝夜之道云爾初葬妻夏氏去郭五里營壽藏命其廬以全庵至是可謂全歸矣瓌字景良少入太學登甲科第四教授鄂州往時丐州家羊豕稅助養士琢却之而以節浮增學田三為轉運幹辦秩滿有旨待掌故執政欲攬授辭歸四年不通問執政以他屬久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

大小教授輪對言由陛下明斷不足故欲更化而未善治民生憔悴極矣當發內帑省掖庭裁戚畹覈貂鎔及破數十贓吏家可活數百萬民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知興化軍前守坐減楮價罷奸民動以訐官吏琢令如詔交錢則皆坐未交而反之訐者遂息矣監司按產配民藏楮琢屢請期寬之督者多碎至又預示為備比去無犯者而楮價自增即多名剝鬻寺取財名曰實封逐僧沒穀名曰拘椿而悉罷之且蠲稅有差改知全州未兩月擢廣西提點刑獄引疾不拜改知袁州疾愈

矣為辭遠節而就近麾不可也力請祠凡四任寶慶初
召再辭除寶章閣予祠褒以訓詞滿詔之再任蓋自五
十後喪黃宜人而獨居矣宜人溫陵通直郎輕女也幼
孤隨母聶夫人依縣侍郎簡肅林公性莊獨奇之擇
對歸琢嚴之如賓事舅姑孝隱約宜家而其子皆賢
比卒子公遇公遂侍父服勤跣步左右夜闌燭跋猶不忍退
二十年如一日故琢每謂家食雖貧至樂也歲積祠祿
買田贍宗二子善承志賓祭無闕禮與仲兄友善時方
之二疏臨卒無他言第恐戚吾兄耳年七十一積階朝

請大夫每言人士不可有勢有名要官固不喜為聞人
亦慎所與著通鑑託慕而論楊伯起云舉茂材懷金既
不能知人此言之至于我是不能使人知己也世以為
知言而信其非苟然者矣公遇字養正初棄任子父強
之補寧化尉不忍去竟乞祠及服闋又辭建州戶曹營
精舍曰寒齋溫恭自修里閭宗之公遠字養直隱約做
儻與兄同德學不緣師授不以文見于世公遇常束書
高閣隱几永日理性自適終歲不出戶然考論今古具
見方略若元夫鉅人有裨于世用故名公卿李韶方大

琮趙以夫杜範皆力戰不出詔再荐之朝廷重違其意
淳祐六年特改予祠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條所
欲言之臣素孱早衰因而退處本無高論足當優禮尚
書以聞詔不允又言義無可取拙不能言願得瞑目為
山林民命未下卒是年五十八其學兼儒釋不專以名
家每焚其所作僅存求心錄石塘閒話別藁貧士窮女
二吟雜詩文百餘篇屬續留詩別故人遺言以隱服歛
葬而書曰處士林公墓次年朝表其門為寒齋高士之
家景定四年邑人司農少卿林希逸追舉其賢請褒詔

元官進贈一官予謚縣立文隱坊以旌之兩世俱葬清
遠里塚于福勝山公遇翁坡公遂田源其志銘自姪而
下多屬莆中劉克莊克莊塚壻妻即公遇之弟公遂之
兄也俱黃宜人出嫁年母喪哀慕終其身從夫行覆舟
夷然如平時敵騎大入夫當從帥督戰以其患癰未發
請曰敵入大恥奈何以婢女子而後君事乎夫愧是言
即發重其賢早卒而不再室焉克莊終尚書致仕謚文
定為名臣其言世德家政而必歸石塘云初公遇嘗語
人曰士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何如也始而棄尉父命

決之婦陳氏陳氏卒辟戶曹益決二子同合皆出於陳氏陳氏通儒釋書而家難擇對年二十七乃歸公遇與公遂妻王氏事舅皆以孝稱自公遇辟尉曹公遂亦辟澤與子兄弟歲一燈熒然對語達旦皆未嘗輕出戶公遂晚而携妻從其子覲為尉于海陽方大琮素重之特帥番馬按潮同載返其館卒悉經紀護之歸公遇視其葬後益堅卧終正寢同字子真獨有父風棄世澤官終養不出孝謙讓廉而深于詩嘗著孝學篇及三教一心諸語合字子常與兄同志植梅百株結廬于小孤山愛

敬無間言一如祖父之兄弟然也蓋自高曾後而仕多早退挺四子九孫伯季早卒于縣令蔭不及季之再世其孫仕者為三登第之後環子公度以祖澤歷南劍判官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環子公奕通判泉州孫成之高安主簿文之字子彬者不仕為古文從克莊克莊以文印屬之有若存集及朱墨通鑑綱目環子既不仕僅孫覲為尉當宋末造其蔭澤微矣而同既隱獨以忠義報國德祐北狩景炎立于福州尋避入海上閩郡多附元次春元北有警召諸將班師七月宋樞密張世傑圍

泉州未下傳檄諸州多起兵應之前監丞劉全子公遇之壻也于塚塚舊宅置忠義局募卒伍以復王室宋以為福建招撫使九月元也的迷失入福州諸郡復失冬兵入福清全子拒之大敗同宅既建局衆勸避之同盛服坐堂上噓指題壁曰生為忠義臣死作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苟為爾諸公何為者自古皆有死兵至詰之大罵而死全子轉匿株連親故甚衆急而經至元十四年也次年三月元唆都行省事于福州鎮撫瀕海諸郡有司執全子妻林氏詰反狀林氏叱曰我林劉世為宋臣欲

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謂之反者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死者乎是吾兄也吾心忠義一耳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為汝等辱耶而遂遇害次年宋亡噫乎林劉之起忠義豈不尤难于當事者哉然林從容死劉喪敗亡均之不屈二姓其妻不具反狀益白矣一門之烈何其異也史有林氏傳以全子起義兵事見劉全傳而列傳無同者獨有空齋傳蓋全號空齋取空同之義也故忠義集稱曰空齋處士史訛同為空齋父而監丞為同官以空齋舉進士歷知縣家居全子為全祖福清為

永福為林氏傳矛盾幸全子之名附林氏傳而同事暨見其言乃可尋繹不泯志託同于隱逸言至元中臺即上其行義詔徵所著小孤山人集命之以官並辭不就無乃合獨全其節後人因為同諱之歟按永福宋辭者林稍有之劉不槩見其均為吾縣世家明矣劉科名倍石塘全子為族屬居去石塘里許故就而開局今有種祠守之林自南渡至北轅與宋相終始後雖散微局地為墟然至元七百餘年乃為異姓所居臧文仲哀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時去千五百年矣今去二

氏未遠幸子孫有存者其墓多湮沒余尚考其一二而同輩葬否則痛其無徵矣追而祀之不在賢有司乎

宋三老傳 郭萬程

唐制赦宥推恩于民百歲上版受州刺史九十上者刺史或司馬宋至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福清百歲上者二人九十上者一人皆封初品而稱三老云

林雄字道祖永西里人也善方醫閨門敦睦政和七年明堂成赦太學生劉特等以雄年百四歲奏乞推恩赦曰古者貴老以其近歲親也而安居閭里年餘百歲子

弟化之鄉閭服焉錫官命服以明朕尊耄耆老之意既為閩海重又為後生法可特授右迪功郎致仕又三年乃卒

林洞安夷南里人當紹興十年張魏公浚以安撫知郡母秦國夫人初度名其燕堂曰眉壽縣宰林世修以洞百三歲二子皆踰七十鬚髮皓然衣綵翼其父進而為壽後悅而禮之以其狀聞敕授右迪功郎致仕又十四年乃卒二子皆終九十餘

吳齋文興里人紹興二十九年天子孝養以顯仁皇太后八十有詔寵錫高年齋年九十有一矣姪芳居上庠以聞敕曰老以及人老古今通誼也汝積善勵躬年過九十屬諸異渥寵錫榮階豈特以示朝廷之意亦以增耀于閭里可特授右迪功郎致仕又三年乃卒是後淳熙三年以太上皇慶壽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藉以冒寵命者衆矣

郭萬程宋仕大夫壽考蔡伯侻八十七致仕林瓌九十可致也乃此三人不亦異乎或曰雄者儒學槩子也蓋與其子將仕郎監酒稅者偶同名耳槩生壬子伯侻同

庾雄少二歲而壽再倍幸全享太平之盛沒則明堂非
宋有矣紹興二老雖當南渡而不覩北轅之難其亦偏
安之幸哉

張守清傳 趙南星

張守清山西人也少而貧隨其母至真定奴于諸生閻
白亭之家既而逐之五臺山諸礦賊鏹利交爭數相
殺傷守清每為剖決片言輒服時馬齊為賊首矣衆復
推守清守清再三辭不獲乃居其次甚推讓齊猶不
能容衆皆勸守清殺之守清終不聽衆皆噤怒不敢動

而第諷齊辞去齊遂自翫為僧久之乞食至五臺以賊
報守清則肅入山中杯酒叙舊仍留之共事久之又不
能容于是衆共殺之守清于山中聚工鼓鑄分給衆賊
延師教其子時齋僧濟貧晉中一二宗室從之借貸
有與締姻者中貴之五臺禮文殊守清皆款接重魏之長
安漸聞其事有二諫議使人嚇守清得萬金既而今上
問五臺有礦賊何土臣不一言也晉中當事者懼以屬
備兵使者吳君同春將捕之或曰是不可捕惟使人招
之耳果招即來即下獄中初守清不意為賊所推坐享

富厚久無事守清能約束其下立法場殺人曾有婦人朝山者一賊以槍擊其冠守清即殺賊首示婦人以是環山之民皆獲安堵守清以衆悅之忘其犯法至獄中快之不食死先是閩生有故人李姓者為倒馬關叅將往謁之因之五臺過守清至其所居名鉄舖問張守清在此乎衆賊皆大驚且怒入報守清即出迎執礼甚謹入則見宮室器用如王侯僕從甚盛頃之設席張金鼓水陸之珍畢具歌舞佳麗酒罷守清留之宿閩生曰吾將之倒馬關李將軍所耳守清曰當為作書閩生問何

以識之曰素與往來乃作書付閩生厚餽之見李叅軍亦問何以識張君曰某少時不肖之厮養也相與歎美移時守清死後礦賊遂為害土人皆思之外史氏曰昔管仲取士于盜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避可也張守清起于人奴一旦入山中羣盜皆折服守大聚而不貪分之而不爭殺之而不怨此其才詎有過人者且過敵能讓不忘舊主使其讀書入仕當為賢士大夫矣朝中當事者以礦寇平上其功云用兵勦之大受爵賞是時商洛間礦寇趙天植為害多年矣蘇公濬備兵其地曉

風占乘夜縱火焚其板屋而擒之竟不以聞焉

張聖清傳 陳繼儒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
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
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第舉體無凡寄
情不近望見者如鷗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
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
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
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

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姪暱如良
友巧如蕙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為嘿讓涕泣引諫密
祈改絃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錫客有以緩急告者以
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惘常累日性度
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
聞以雌黃堅白鳴至于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逐
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
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為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
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雨隱軒因詠雨中三友

詠間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規
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致墨洗管
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
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々度烟際而去
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遊而君獨時時
入余訪余揚搗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
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墮二次君嘆
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樓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
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為十八澗挾此

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
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戒匝歲
困肺疾嗽嗑々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
請殉君不起没于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々云
擇偕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
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筋
則以遺眉道人為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為怪數
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擇公有至行又
有苦心橐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

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跋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
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
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
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憤
絞衣鬻弧學射于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
蛛絲蛻同烟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顓
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若遇
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為彩
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

幽妍予別有傳之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
酌酒泣而後行

歸三老傳

程可中

歸三老崑山人年五十鰥居城南壕上得米炊于牀足
並日食而好為大言丈夫居當華棟隆棟聯隨達衢出
擁峨輻怒駟何致作賈豎握一錢惟恐從指罅漏去
也故人笑之以為狂疾鄉富民莊小舍者五日一詣邑
應科差會晚不得入城就三老宿三老顧室中無所為
暮舖惟牀下雞新穀悉截其喙距魚而進莊噉而甘之

不暇問何肉也明日入城勾當館人留餐曰吾歆三老異味不能譬若市脯噦我三老曰夜以咄嗟無其赤伏雌之族充君之筋願安復得嘉柔引視數之政得喙十六距三十二莊為惕然因謂之曰三老貧欲謀利雞寧如豬資若資斧入郡送市肥膾鬻諸屠肆當得息錢少贍三老曰諾莊歸持百金并舟徒從往三老道阻暮雨遙見一人敝裾悴容于郵舍底雨勢少殺登岸問之曰林某閩人與計偕逢劫一僕死于盜一被巨創主僕不裸者僅廁踰蔽下体耳三老曰無傷請客移創者

并入舟為具澡沐肉食藥劑創者亦幸無恙于是盡出其百金為辦裝十割其八一無所市而歸後五日莊來問息錢何如曰萬倍曰何也三老語之故且歛納還所剩金莊懊且愕而終賢之為非常人委之去無何崑山令使三老為塘長嘉其能所言多從乃林某者試春官以第一人成進士除翰林院庶吉士請告取道于吳時填吳閩府中丞為林某姻連昵甚監察御史則又其授業姪也咸郊迎金閭亭下酒半林某起再拜伏地不起至泣下曰曩余遇標于此舉足成殍歸君墮人傾橐相

濟寧空身歸于困此豈世人所能兩臺適官其地而能
為某報歸君如某躬所為也者某且不朽兩臺許諾交
下牒崑山急歸三老乃崑山令則以已與三老周旋疑
所部察讓三老已必不免三木囊頭遣行入見中丞
臺中丞望見讓令何措致賢者目令出引三老烏幘絲鞞
寘上坐授餐見御史臺御史以仲父被恩深直下拜登
致辭謝傳命令丞以下宴寵之自後凡郡邑大獄劇務諸
所不理者咸牒歸塘長處分遂致珍瑤景鉅萬營宮室
舟車服御一如往者言築橋門百餘尺郵卒操版蒲伏

橋外喝名而入鄉里咸豔之此聞之崑山髯上人言歸
三老五十三始有室嚶嚶之志不以貧老詘豈誠有所
見耶卒食太史報享有標名信其志者二十年市義之
効如何哉莊小舍一村叟有槩于秉貸而不責蓋與市
僧駟詐然諾若風者不侔矣彼其持一囊自固沾々計
得何殊鼠害粟豈人也哉

湯表背

程可中

分宜當國其家督少司空操予奪之柄又精賞鑒故天
下之珍瑤寶玩晉唐墨蹟畫片畢集惟以裝潢收藏無其

人為憾時姑蘇王廷尉某故太傅文貞公孫也以蔭累為同鄉出入分宜門與司空有兄弟稱云屬同鄉購其人同鄉遂以所知湯表背荐極贊其能司空為致二百金為秣馬費至則相得驩甚嘗居旁侍食見寵用往來二家門下足恭問對恒稱主二人亦以其能而不伐也親信之同鄉私喜以能置心腹權要左右而湯小人也徹知同鄉家傳文貞紫金盤重踰鎰中盛漢玉杯希世珍也密以告司空司空屬湯求旃同鄉心念此吾先世重宝愛踰于命乃謬對曰功名富貴相公之恩司徒之

從史也誠何敢恡司空幸與我大中丞理漕務我即舉以為壽功令無以廕得開府者同鄉特籍是為解耳司空曰同鄉姑舍是吾請吾父晉君奉常大廷尉少司空出理河政是事權等中丞而秩階有加同鄉許諾適求得璞中玉如羔肪百金購滇良工日夜琢成杯與家所藏者無毫髮異并其盤以獻司空喜甚一歲三擢至奉常一日湯來謁同鄉與之繁矢口曰湯君故人吾有人乎司空之側杯吾太傅舊物即償十五城弗易誠何有于空銜湯驚曰安得有是言在司空所者非耶同鄉語

之故且呼杯來吾與湯君勞湯心久欲傾罔卿而已獨當分宜盼睐翼日告司空曰罔卿蔑主其博美官者實也昨暮飲奴見之其良十倍司空嗔忿奮袖起湯曰罔卿不携家篋筭具在卧内主旦日往拜將許僕十人搜其室真杯得矣司空然之晨往罔卿有老家幹從隙中遠望見司空意弗善曰必以杯來急內杯懷中跳短垣外避司空入坐未竟起執罔卿手曰奉常官三品乃不如此一酒醜寧忍以質相貽罔卿曰向言相公思出司空析骸剖胃不足稱報其敢以要領嘗斧資且杯絲縷如

出鬼工豈世間族工所能下官無家櫝篋具在請檢之檢之得他杯十二皆下品也罔卿起謝曰人嫉我蒙恩厚耳幸司空無入小人之言而猶不虞湯之構也司空媿歸大責湯之無以自白他日又遇罔卿罔卿曰昨履虎尾幾不免而杯幸在杯來吾與湯君再醕湯退幹曰即君慢藏安知昨日之危不自湯致奴且慮明日及禍罔卿頓足悟曰是己是己將奈何曰奴黎明怀杯潛歸嗣圖解官歸耳詰旦家幹甫出城而司空嗾緹騎百人來搜又不得司空慚失舊坐驩又疑湯小人為構狐疑

于心終不可解而周卿亦思有以報湯矣微偵其所為會之稽人持唐宋人画三卷湯以百五十緡市之而因鬻司空八百緡周卿密召鬻画者曰若取卷來吾倍值酬若即不肯若佯以刃破額彼必惧矣鬻者如指往湯入告司空司空亦不敢心棄八百緡也周卿獲卷乃大張具請司空在其它曰湯奴背恩構我二人其始入也自我之疎偶獲三軸聊以贖罪司空驚起曰卷奚自為值不貲何以得此周卿曰浙人宦家子欲薄宦京師無階將售此為羔雁幾為無賴所奪奮欲自到始出諸虎

口我以九十緡得之不足當司空寓目也司空曰湯奴狡若是當令喫吮其肝是嘗入我度誘乃公八百緡猶以為不足而來告贖不虞才九十緡也周卿曰湯憑恃威靈向下官索三千緡未予啣我遂以杯為罇端賴司空仁察幸完首領湯囊中蓄已不訾皆恃司空聲名恫喝橫索恐不利于相公司空不憚罷酒去且呼緹騎圍之籍其索銀八萬五千兩他物稱是拷掠湯無完膚遠成密雲時湯來京師未及期今詔荐人者曰無若吳門湯表背也

歎詞盟汪文弘傳何偉然

歲丁未于瓜渚與汪文弘遇越六年癸丑于真州與汪鳴瑞遇皆結千秋之契不知鳴瑞即弘文宗人鳴瑞亦不知予先與文弘交及甲寅秋復真州聞文弘訃灑酒

懷切遙哭與秋俱恻鳴瑞亦不知余為文弘傷也忽東語云

有文弘叔祖遺稿乞為商畧以存文弘予趨語曰此不慧典型也前此之愁顏正傷此老成耳相與悲嘆不已且詰余得于文弘者何似因述其所見已知者以備傳述若夫世裔與其平生自有太史公筆紀在余遇文弘

于瓜渚陳兆聖月舫軒兆聖往豪放入其座者一以風流諧謔為勝適文弘至談詩縱橫傍若無人當者半為笑半為嗤文弘瞪目良久曰江上風流盡矣余因知文弘真大雅也夫詩人言詩猶耕者言耕織者言織固本分事乃酒人狂客放浪形骸篡入雅道無不風流自命及遇詩人反藉口善易者不言易以掩其愚于是設鋒相角刺繆支離勝則薄其短不勝則忌其長大雅淪亡莫此為甚文弘力起而維持之遇善言詩者則拜遇好言詩者則賞遇歎言詩而勢不能者則儼然師導之遇

喜聽言詩者則欣然以粲齒予之詩之外似無一可為
生活者余不能言而善聽直如游魚之于鼓瑟頑石之
于說法故獨以心知相結嘗訂三吳之游宿糧難春_春
者已久至己酉秋予以下第入山陳載道訪予至西湖
紅葉滿眼詩思忽飄念文弘不啻萬里李杜與載道宿
初陽臺夢文弘携手看紅葉談及韓夫人詩其後余上
揚州文弘從茱萸灣來晤遂言去秋曾夢與余看紅葉
述其夢中光景併其時夜一與余合情之所契神異如
此余病卧蜀岡絕似相如茂陵秋雨時二三兄弟各赴

文酒社即咫尺者隔若千里文弘獨不憚遠頻來相視
袖果相餉坐林頭朗讀新咏索予強起而聽不覺岑岑
者聞檄而起也其真率之性慷慨之氣一屬先輩多不
諧于小兒惟老成若高洪父陸無從者尊且信因與結
伴常入廣陵其時淮南社初成人紛如蟻何有一文弘
乃寬衣博帶登壇濶論疊出駭人語英異爭下之自是
廣陵多宗為祭酒設講席于東郭柳浪庵置之高座
左列詩僧右案韻客憂玉_鳴金粟人如嚴霜得解人則快
賞若異宝間出快語以手擊几款穿引古證今可翻可

駁有啟發再四不悟者則痛哭若有所喪傍觀謂先生
癡絕蓋謂不如是則說不精也有隸人子者蒙為同宗
虵形奉教遂訓之如子然其人陰陽詭譎甚為不祥假
束贄之說科歛以為利宗人直奴之其人巧于削迹席
遂廢每一詩成疾書百幅沿客分示余所往齋頭無不
見文弘詩者一刻不譚詩即病一刻不遇喜譚詩人亦
病偶思及一友或偶有一得不論旦暮晚不論饑渴不
論遠近必晤語而後快距余十年許一日走晤者三不
肯損余茶^供恭傾談久則巾角出兩錢易餅與余分食必

竟其論後去去而復有餘緒更返而足其說以余知言
是以說之詳也不嗜酒喜人聚飲坐銷長燭不倦不耽
歌舞當歌舞之會又必賦詩以紀盛至于山水則不事
追隨蘭珮籜冠芒鞋竹杖時與孤雲往來余結社春江
遺書邀之司盟許與奎江一新煙月竟不果而死夫不
得生秉旗鼓而徒招之魂也小子何述焉其立德立業汪
髯序已悉予以立言則詩人不外于詩故以談詩者為
文弘不朽梅臣曰為儒說書為僧說法至于詩歌咏
太平已耳文弘以儒宗禪觀會之于詩開一講座功德

得未曾有毋論宗旨皈依法果不二即其雄恣無憚固大雅而有浩然之氣者也可以挽儂薄之習矣

逸事傳 蔣鎮

事胡以逸或以瑣棄或以忌詘采風者不問諛墓者弗哆也逸事胡以傳事微而梗槩存人久而月旦定窺豹者見一斑相馬者出驪黃也夫艰貞蒙難凜千秋靜思玄對如歌易水忽然隕涕忽然髮指匪直幽闈亦備羹墻其利我亦大矣傳自唐寅以下凡五人

唐伯虎寅

唐伯虎寅與都玄敬穆雅以高才負特名伯虎性豪爽玄敬稍迂腐常同學每夜酌清泉向北斗晨起拱揖飲之自謂吸沆瀣之氣伯虎竊笑陰以他穢易之玄敬悞飲已知其穢也大恨弘治乙未同上春官主考程篁墩問天文策門下有洩之者伯虎對策獨詳而性故不檢每對人言我當魁多士玄敬聞之以語其友給事華景泉遂疏程鬻題詞連伯虎竟從黜而程坐法削籍尋命搜落卷玄敬遂登第伯虎恨甚終身不與見每迫遇輒

起相避君久之文徵仲諸公彊居間令解玄敬內愧亦
求解而伯虎心獨恨常燕坐礧礧樓^上徵仲携酒過之陰
約玄敬以不時至則奚奴報都某已亟登樓矣伯虎
急墮樓幾死終身不復面敏政被誣解職忤疾而薨京
師有雪夜祈仙者公降筆云雪夜因與東城蘇子游聞
有請詞仙者余謫仙之遊也事之不偶殆以甚焉詩以
紀之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
夢遠海東更有蓬萊又云紫閣勲名事已休文章空
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直

松遭謗毀杜陵芳草笑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
山一故丘又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
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啟金滕冊紫電
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

朱中丞純

朱中丞秋崖精嚴孤介督兩廣首嚴通番之禁有新龔
衛弁者世以舶市利家累鉅萬而新弁年最少有母有
嫂族無餘丁中丞掠治法坐當腰斬獄已具未論七日
而闕下權貴人居間書集棘門中丞慮知之勅門下姑

勿通候某因論竟已而視其書果皆為通番并者中丞後中睚眦坐殘賊免戒行惟一篋囊先是以軍興費檄五省餉二十萬貯廣州未處分藩臬諸公以中丞貧不任治裝意此餉可從他途輩送而以中丞嚴恐喜怒未可測有沈倅者吳人也常與中丞接慇勤諸公因介倅探之時中丞已角巾登舟矣倅入謁勞苦若平生歡倅乘間道諸公中旨中丞忽起入良久傳門下肅三司吉服入中丞衣緋出厲聲曰我雖奪職而賜劍猶在倅敢妄言污我軍令守便宜當斬首顧司馬行法倅叩頭流血請

死三司跪謝乃免中丞既歸唯草舍三楹夫人漚麻易升米治饘粥中丞少有受業師心德之微時約云他日富貴以千金相報後督五省師如約往至則軍令如秋霜門下莫敢為通者君數日中丞駕出師于道傍呼秋崖識我乎即下車謝令兩指揮延入頓首曰師久未報敢忘宿諾第需之械報四武弁失机應對薄中丞曰先生幸為解可得二千已入報當庭受法師于帳後屬自意中丞已解當寬法矣縛至帳前命分其項力士手銅瓜盡斃之師大駭語中丞曰幸聽我々已受金而斃之

何以報之中丞笑曰固也吾聽先生先生為^德于此并甚
大師問故曰我以軍法論斬當揭黃世爵絕矣今擊死
爵固在也師辭出果重得金

周給諫怡

周給事順之論救楊御史爵并逮繫詔獄五年上忽念
之赦歸田里未幾熊太宰決疏諫箕仙如楊御史如前
疏旨上追理御史及救之者察諭緹騎復逮之順之家
居宛陵之太平既赦出策蹇歸道蕪湖見邏者二十餘
人左右挾之走意疑之呼謂曰得非上意不釋我乎衆

應曰然尾之益急順之好謂曰累臣誠不敢望歸骨第
老母在念兒得罪倚門血且枯矣願一歸拜之疾會逮
于是挾小艇歸而邑令得密旨先生其堂中順之具道
歸一拜母意令坐定不起順之呼家人吾遠歸且飢取
草蔬與令同飯令不食而順之獨飯糲糗二升許令視
其神色自若度無他乃謝別去順之入母持之大慟順
之跪泣曰兒不孝以狂言賈禍貽吾母憂死不足贖雖
然母當年令兒讀聖賢書通朝籍幸備耳目之臣不能
鍼口持祿誤君父母勿以念兒故重不孝罪悲慟至夜

分其夫人長號欲絕順之正色曰吾豈為兒女子恋者
顧高堂垂白長繫請室不能一刻安膝下用是腸九回
耳漏下五鼓即詣邑庭請赴郡就逮于是郡之縉紳先
生鄉三老盛供帳袒于却順之飲盡一杯顧諸公曰此
生莫我耶衆泣下不能仰視有哭失聲者順之忼慨語
曰狂瞽愚臣久當^責鈇鉞幸主上仁聖不忍殺縱之歸即
再逮我罪無加于前寧遂死之乎行矣與諸公會有一日
也徐赴法官受械緹騎憐之釋弗械順之昂然曰天威
咫尺豈爾輩玩法地耶索械被之兼程赴詔獄獄吏希

上旨窘之萬端天幸得不死語具楊御史處困記居三
載大內火上聞火中有神人呼順之同繫者三人名乃
赦出之順之既得出而太夫人尚無恙余客長林去太
平不二舍邑之父兄子弟猶能言其事有雪涕者噫順
之真豪傑也

畢太保鏘

畢太保鏘為京兆時休沐還里下車兒童擁縱觀之呼
公名曰是畢某乃作大官公熟視撫慰曰爾亦讀書學
我作官了無愠意人服公雅度卒年九十有四時蒲圻

謝中丞鵬舉年九十二能騎乘伯子京兆年七十趨走膝下若稚子袁石公過蒲贈詩云一行旌節萬人從爭看前朝老卧龍杞梓棟楠俱朽盡就中留得兩高松是年存問畢公號松坡謝號松屏故云畢公以戊申九月卒先一日朔夢與金庭朱公二山楊公及謝公同辭闕下旦起曰吾其行乎決旬示微疾輒經紀身後事忽一日呼家人持刺召邑令及博士官與訣遍呼諸子嬾環跪受誠語門下士至者各與作別人人盡所欲言俄驟風作公談笑瞑而是年四公果俱謝世甚奇也

王山人穉登

王山人穉登為一時海內詞伯人但以文知之穉登雅有隱德常記其一事吳有孝廉王某居鄉頗不檢一僕謁歸與為期來後王詰其故僕惶恐對有兄傭某氏病故視其殮是以後王忽問而兄傭者何氏曰乃染工某問其家有貲否曰稍贍王俛思良久謂僕曰而兄死何抹曰病耳王復謂曰即坐以致死厚貲可圖僕覆遇吾兄厚兄實病死安忍誣之王作色曰敢不用吾言立具訟授之指而陰令僕于染工所具道主人翁指工意大

怒曰而豈喪心者即死不與一錢也王怒其抗因悉力
擠之獄垂具而穉登延一館賓杜生故館于染工者以
家破就穉登聘每相對輒悽惋穉登叩其故杜生泣道
其事穉登勃然曰老奴干天和矣好謂杜生邑令辱我
我坐視冤獄不以聞不獨負死者且負令時莆人陳公
其志為長洲雅重穉登趨入祝于神曰某今日白某異
冤有如受一錢神歛之令竦然曰先生第言何至是穉
登因前白狀令徐曰如獄已具何今令其人訴上官檄
下縣吾為更詞耳穉登前說曰誰無過公獨憚改耶且

又何作此周張也令謝曰善立出之工已出知為穉登力
也謹門叩首謝穉登避不見也王舉已卯與吳守石公
崑玉同舉京兆石公守吳而同年金者以殺人坐大辟
王偶謁守石于坐中故談金殺人事已顧王佯愕謝
曰年兄在此見矮人莫說矮話吾悟矣王大怖竟病
死

王良友傳 文德翼

文德翼曰以予所見朋友之道生死之間盖有不愧者
人者昔濬冲于嵇天阮七輒啟羈紲之嘆余規哲人慨

念昔作三良友傳

陳子其美字未大籍軍九江少孤而貧傭書事後母多
客于三楚為人好急人之急余得友之時陳子年生三
十矣不時輒過城東茆屋數間蠹蝨腐飛門扉以葦命
婦煖濁醪圍坐共論上古當時刺之不肯已過者以為
必有大競不平之事何聲宏以大也好山遊每浩獨往恒
言婚嫁畢必著黃冠老死五歲間或與余履屐交發
縱其所往必握手把臂曰子少我十年我死子必銘我
從家君子講聖賢之學在座居屏息必發難更端不

得靜右吳雲怡蔡公會于小匡時陳子列諸生中危冠
而出軋若抽蔡公驚服以為勃宰理窟也聞人有事
必攘袂而從之為之解乃已余新補弟子員聞庫夫索
贖即身脫衫典錢與之仍私贖歸其急人多如此病將
革聚同遊者至曰余死無所憾生平願聞琴而不足某
為我鼓之母使彥先笑人也嗚呼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時有管子九錫字受茲世居仙居里家擁素封管子衣
食困苦于窶人生長余一年時已有聲膠序矣忽一夕
執贄延余為師余不可強之以友教居于仙居里者三

年管子事余如一日仙居里多大族好治一家言余之持論以為去腐盡也而後可附以生肉之藥時論攻之者如吹蜩毛而起管子不為動業卒以成而大族翕然稱之始稍_之私悔其所學矣然管子誓不居城市問故曰城之居人惟文子與陳子耳無可淑子孫陳子謂未大也管子靜而有才父老矣尚有侍寢二人憂形于色一夕辭與歸諷去之而父無所苦余聞而嘆其才也嗚呼忠孝之事非才曷勝後余奔走兩都間舍去走白鹿山中講業而病大作管子素羸遂夭比不幸之矣時又

有趙子萬式字子如趙子曰余欲中外如一始終如一易字如一賦質慧甚五歲誦書輒記能作偶語大人見之喜許以女弟故少而從大人遊聞學獨早十歲為文章清淑之氣足與人懷有司見輒竒之然善自晦不欲以文見也篇為好理學宋諸大儒之母未嘗去手或子然棲匡阜終年不歸_之過余少言笑靜拱而已其所為文則余之所蓋出也余視之如王伯安之于徐子受近年不得朝夕然猶見其坐一室中手自抄記日用所自得者動止有常語默有度雖年少佻達暨諸先輩見如一

必拱立目之為真道學小數諸技一習能解尤精辨易之圖卦甚敬余大人聞其病革之一日命取生平著作并人貽札焚^付至大人書嘆曰吾鄉一人顧父暨弟曰幸卒事之已笑曰顏氏之子視彭大夫則存乎見少矣其實一也取水來啜一椀而別訃至余為之慟嗚呼死之年僅如唐李賀云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八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一

文苑

趙誥仲墓銘

宋濂

括趙君諱友桂字誥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焜祖曰必垺國子進士父曰良贇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鈎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有釁罅

必讞而望之弗望弗止也其于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穷其會通蓋君於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有微間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弩拔之病山中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輿數稱君典雅不群君亦視學愈於人恒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契輒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罵如鬪勢或大噉墮憤在地惟恐卓去亟故挽遊僊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々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多寡斥去

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去寒剝且益久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讐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年甫三十三未娶無為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疑辨南泉稿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括以某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

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韓張寔然若可名世
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吃不能道一語
惟瞪目視左右若木偶人是果何為者耶如君者殆可
哀已銘曰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於隳我
懷伊人中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貫
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徐方舟墓銘

宋濂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
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台遂

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
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
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誑各取冠服之竟
欲載上黥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
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鋤方舟
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謹共酌酒而別轂跡
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
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
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亦

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頰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請隧
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
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漁因語膺以舊
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
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尤善球鞠之戲視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
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
書蟬出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歌

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
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
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鉢肝剝腎期超
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蘓君天爵聞其賢力
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
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
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若不忍

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為
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
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
色無急步無疾呼因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
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
城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於其縣
霞山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
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路提舉

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為桐廬人父子奇
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
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次曰鼎
次即膺以文學受荐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孫
男九人某：孫女二人未行漁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
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
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
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
乃歷叙其故而銘之曰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

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楊缺崖墓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缺崖君聲光殷々摩夏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死名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

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二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々生承休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仕至丞相自譜為浙院崑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為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善嗜義聞人呼為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

縣君有姓夢月中金錢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于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甬東鬻廐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大夫公驩曰此碩不多於良馬耶躬為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鵬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

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蓋司令時益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筇於前筇發孽芽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元讀之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荐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太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

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
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鈎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
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
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纂
修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
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亟移拄頰樓中呼左右謂曰
我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換歸全堂記頃刻而
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當往車馬俟我且久遂
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毅相接

時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
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為屬林君欣然從之擇
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
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
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
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天関礼經約
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四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
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祈
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

魄諸老生成謂咄：逼人豎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駁：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艷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荐紳大夫與巖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鑿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

華陽巾被羽衣泛画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鉄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元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琴和之座客或蹁躑起舞頽眇生姿儼然有晋人高風或頗加諛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也耶蓋君數竒諧寡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

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咲與之家藏古名画為西隣所竊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典之無賴之徒偽君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過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

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蔽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弥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弥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于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燾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

也耶一世之短百古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
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
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
不敢有幸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此辭一章以代
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魄淵流金降空青此
結英揚靈潰于成此独騎麒麟傷遺經此哀鉞是非嚴
天刑此孰輒以摧勢相傾此濬發厥辭益崇砥此芳潤
內洽光精外形此離方遯圓班部自寧此流庭下春百
里震驚此鳶騫鳥瀾天機呈此鐵甲瑠戈百萬宵征此

些茗翹穎媚韶榮些籠絡萬象橐籥三靈些彈壓物恠
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名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駟
些迴風脩雲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撓些絳府雖樂
毋淪洞冥些盍乎來返些

曾得之墓碑

宋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
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州之始十四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
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

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此漁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郈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著于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夫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祀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

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連旦不寐發為辭章龐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典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

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瀛洛閩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蚕丝牛尾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為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名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

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遜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

號公責之曰龍帕固宜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燧為叔明所逼而死篡其位中心懷愍故托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烏曩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也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

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寇入侵戎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譏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不
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詠歌公獨譏賦以進
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
至公獨曰此曾魯作即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
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

聞上惻然許之十有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
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
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
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
岐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尔丙申至故居丁酉始
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
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
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
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

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投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孀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任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于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橐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

居士集正訛南豐類彙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彙當公脩元史時濂寔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蹉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儼于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為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于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

將深感為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骸相資兮載籍續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干塗混其精猶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軌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有明麗天束帛

幾：蒐羅俊賢兮袞袞鉞誅寓于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說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閭：邦之老臣兮媚學躄：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卷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名在不刊兮

高漫士墓銘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十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於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三孫還觀以葬于

長樂縣崇丘里之半占山使致韓府長史楊曜宗狀
來北京俾某為詞將以刻為先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
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
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
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
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元周元繼之以聞
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
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顛行曹員
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

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為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
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母慮千
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拾卷議者服其精
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画原於米南宮
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画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
置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画者爭
致金帛脩餼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懷高簡善飲酒喜
談謔與人無賢愚新故益然如一素彊無病晚得風
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歡夜分乃寐旦

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駒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易
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
貴未幾而母沒娶陳氏先卒葬得佳兆虛右壽藏三十
四年乃合塋三子曰熊曰熟曰然五孫曰箕曰唐曰默
曰堅曰蒲城先生諱棟字彥恢仕名廷礼漫士其號也
寔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莅高氏祀復無子取
猶子隆為後遂從高姓是為先生之祖系曰吳航山川
蜿壇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嘘雲山含川嚙乾
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鏘鳴琚珩拱趨他人夏、已獨

于、上追杜李高岑為徒画船烟埃石經元圃精聚神
交歟無今古三絕何資一官而旅春夢芸臺晚心棋墅
龍門其居樓曰翫宇落月綺裘清風玉塵鴻儀冥、游
羽楚、其神天游而蜕茲土

王仲縉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初遷祖彥超為周鳳
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為義
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
士第得官思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膺仕詳著王氏

家乘考禕字子克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
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
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
南伏節死時仲縉甫十三歲聰明過人落筆為文沛然
不可禦鞠于伯氏綬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毀踰
禮未幾綬亦沒仲縉獨綜理生產作業竟：憂患中而
傑然負竒志視世務瑣：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
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指歸曲而暢之曲而引之縱橫
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

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
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
待制死節蠻徼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
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
慟幾絕過者為之泣下霑襟述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既
還王慰勞倍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居無何有以仲
縉名行荐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
而仲縉不幸卒為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
十有一明年三月壬申子稔奉柩歸塋象鼻崗之原娶

丁氏曹氏生四子^長穆次即稌次稔次稚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為文章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隅割裂光岳氣分不完學者所習肄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姿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反之倡為雄偉闕大之辭際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翳而睹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絕域慷慨殉義視死如歸遂使倔強苗蠻凜然知中國威風氣燄之可畏迨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數千里咸入版圖公寔有功焉僉謂天之佑

相盛德不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強學篤而
行修其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
黼藻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
生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孕仲縉之
不遂其志而表其墓曰天之于人賦以才者或不能賦
之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耶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
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為人所忌嫉鬼神亦將
忌嫉之耶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耶若仲縉之
才之壽其必居一于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公爽靈

在天地間與日月爭而乃靳晉其報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然徐也積學能文王氏之澤庶幾在是

自述誄 王儼

王儼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沒于元昊者王氏遂為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賜姓唐兀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鎮廬州曾祖王父某祖王父某相繼襲爵改上千戶沒俱葬上蜀山下先府君某當慘攘以財用荐者調民職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潮

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所蒞政績卓異字惠小民攘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祠元運改旺度時不可為浮海去之道閩父老遮留退居永福山中為黃冠服者十年朝廷聘之耻為二姓臣遂自引決嗚呼是時儼生方六齡家齮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阻備嘗手疏先君之蹟与古今豪傑大略教之外王父姓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為祕書丞沒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好學雅翰墨之妙絕當世不及見之閩先正聞

過齋吳公學行醇偉為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先君沒時屬偁夫子教之第未弱冠夫子沒偁因依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礪少多病負第者三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游陳蚤入闈過夫子室獲其指授墾汰其瑕礫示以瑜瑾一旦如發蔀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荐方去海濱觀光上國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下日求齊魯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表陳情乞終養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徘徊吳會間不敢留趨

侍湯藥膝下始冀收其寔而從範已物故闈故老亦凋剝殆盡四睇眈落無可與語晚得晉昌林誌相與論學假以柯範抗顏為多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豁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居喪不敢踰禮既合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推轂者至京師待命黃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從事郎史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勅脩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濫竽總裁之列大將軍英公覆征陞辟居幕

下於是泛洞庭浮沅湘歷九嶷弔蒼梧徵兵南海既而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勳大將軍待以為楫客歸仍守其舊官先娶鄭氏新安人前名御史潛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族孝養于姑貞淑內得其亮生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男拱女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此族系出處之槩少銳志于有為毅乎思準古以馭今而用弗以施學雖服羣聖獵百家窮幽明並于闡闡道而質淪蠢杌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于文若詩而辭愧土苴其為人則似龔

而容似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然疾惡太過遇權貴不能俛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翫以徇人成功此其見短于世也見人善不啻若已有之雖匹夫問未嘗不竭以盡與人交內外莫敢携此則自以為長焉若夫惋以為終身之憾者亂失所怙哭吾父幾不能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未幾哭吾友如哭吾之師比得祿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未立荷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况芥身繫縲紲西山東陵淆而未分孤臣之號庶女之痛南音之戚梁岬之章孰為發之

日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迪于丙
歲在闕逢麗于鷄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耶孟子曰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因述其系而
極之以呼天之辭用自誅俾後之為烏鳶為螻蟻在陽
侯在回祿或返其遺骸或招其魂魄或藏其衣冠庶令
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為辭曰予槩觀夫古之人怙材
者恒困于弗施志大者唯顛頓之屢躋嗚呼孟揚矧爾
乏古之才而尚其志為得不奇於時而諉於戾爾負而
君爾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々蒼天

劉先生墓志銘

王禕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
九月十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
子師曾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於麗水縣孝行鄉
之桐原既乃以書抵禕曰先人所與游者衆矣然相知
之者宜莫子若葵必有銘茲誼為古銘先人者非子而
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鳥也禕時在諸生列
托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銘安敢辭劉氏世
為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先生有美質於書

無不讀自少攻為文章有聲籍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歷間以名進士為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為磨礮浸灌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為成書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為說務以察前儒所未及非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所為文皆從容順適不戾於槩獲講辨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歸無不本于理者至於詩歌則春容大篇如奔濤怒颿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音流麗而平寔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

可謂文學之君子非欤先生姿貌豐整儀度醞藉性侗且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疎久益相好四方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款門者先生與之游或談經術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腴馥霑被於人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儒學教諭又為教諭龍泉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先生之志甚遠其材甚周也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材之蘊而推其志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悼嗚呼抑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九
娶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為子男三人長師曾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早夭孫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韞于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為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翱翔也雖過厥施所存者長也亦既全歸茲其藏也後千百年勿壞傷也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王禕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婺之金華人也凝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為德執醇而弗變含

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為稱情也然先生非隱者也嘗仕於時有官位矣不見為先生稱而稱以私謚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為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也維聞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通後居於蜀宋季有諱韶者為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為其縣人縣令生逸孫元初為温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詵老仍世業儒號桂山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鞠于項氏因從其姓娶劉侍郎諸孫女寔先生也乃以先生還氏聞人云先生幼以異質學知嚮方鄉先達定菴王公某與其魯齋文

憲公柏崇高伊洛之學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
所學得之定菴為多於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
自為師友夙夜磨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
鈔成帙義理所在必深究而密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
凡訓詁家之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為別白是非使歸於
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約游城南者取所
藏革履御之履久弗御底腐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
四方學者咸來受業娶為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生
坐郡庠為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先

生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為問辨者必
為敷陳眾議而以已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前後學
徒亡慮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為成材先生信道
甚篤持已應物一本於誠涵養既純內外一致長身山
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冲粹如玄文之玉溫潤無瑕而
孚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常正襟危坐
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蓋
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德之君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
舉進士於鄉上禮部不合繼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

為校官歷處州學錄衢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畧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於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亨後女二人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侄也先生之沒門人前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

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為先生謚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官而濂復述其所以為狀今國子學錄張丁嘗集先生遺文為六卷且以狀授禕曰子吾郡人知先師為詳冢上之石宜有刻之以惟子也屬先生禕執友也誼不敢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為之言曰嗚呼聖賢之學先生之所為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於人表裏融通始終純壹稱為有道之君子夫何愧焉嗚呼先生為足以不朽矣揭其徽猷著於貞石後之來者尚有考於斯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九



